

Le Chinois de Sainte-Hélène

乾隆与拿破仑 乾遗子



[法] 勒内·韩◎著
高发明 张敬群◎译

我渐渐发现，尽管各自地位有着天壤之别，日常生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但在这位盛名显赫的病者与默默守护着他的卑微侍仆之间，心灵慢慢相通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乾隆遗子

Le Chinois de Sainte-Hélène

拿破仑

[法] 勒内·韩◎著

高发明 张敬群◎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遗孀与拿破仑/(法)勒内·韩著;高发明,张敬群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43-5476-1

I. 乾… II. ①韩…②高…③张… III. 历史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407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5628号

René Han

Le Chinois de Sainte-Hélène

© Plon, 1998

乾隆遗孀与拿破仑

作 者	(法)勒内·韩
译 者	高发明 张敬群
责任编辑	樊丽萍
封面设计	华审视觉
责任校对	张莲芳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6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476-1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谨以
本书缅怀
我勃艮第的父亲

在一个幽深狭窄的谷地，如今也称墓谷，清泉潺潺流淌，两株垂柳悬于泉边……服侍拿破仑的华人，习惯用瓮前去背水，专供这位囚徒皇帝使用……

——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



代

序

致
中
国
读
者

致中国读者

(代序)

本人最明显的特点是，身为中国人，却出生在另一个国度——法兰西。正常说来，法兰西不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本该出生并生活的故土中国，除曾读过一些西方媒体关于中华帝国的出版物之外，我诚然知之甚少。自己处于法国的实际经历和对中国的完全想象之间，不知最终如何是好，很长时间我一直受此困扰。

有一天，我从书中发现，法国和中国实体上、地理上同属一块大地，一个大陆，即欧亚大陆。我心中所感到的两个国家，各自位于这个辽阔大陆的两端，法国在西端，中国在东端，并且相距一万多公里。然而，我不禁觉得两国都在同一地域，彼此不被任何大洋或大海隔开，山水相连，徒步可达。于是，这种想法开始带给我一大欣慰。要从两个遥遥相对的吸引力之间寻求某种接近之情，便在我身上油然而生。发现法中两国同属一个地域，也利于缓解我个人之前所受的困扰，使那一直缺乏的内在连接得以建立。

自这一发现之后，对两千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发生在连接远西和远东这块土地上的人文交往，我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潜心地探究着。从亚历山大大帝东进史诗，汉朝时代罗马人首次赴华，丝绸之路把中国锦缎源源不断地输往古罗马及西方富人家中，到马可·波罗远游忽必烈大汗宫廷，等等，我寻求着欧亚大陆的连接——也系我个人连接的基础，从此一发不停。

我总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偏重于读那些反映欧亚大陆两端文明相互接近的愿望的故事。越读这些作者的著作，我越加确信，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于许多西方人，不论普通探险者，还是国王或皇帝，一定知道要去发现、要去征服东方最大的帝国。随着时代的变

迁，这已成为伟大梦想之一。而鉴于这个泱泱帝国久难接近，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征服者就更加魂牵梦绕了。

接着，时光流逝了。到了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们才向西方揭示了他们在神秘中华帝国发现的一切。这些传教士把向往中国的旧梦变成现实，对他们大量寄回来的报道、观感和书信等，尤其法国人大感兴趣。从而，这激起人们对这个遥远帝国文明的迷恋。伏尔泰等大作家成为中华文明及风俗的推崇者。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甚至仿效中国的殿试科举制，选拔新的优秀人才，以取代丧失地位和世袭权的贵族。

拿破仑吸收当时的思想。众多见证表明，他与多数同时代人相反，并非对中国的伟大、强大及其文明不甚了解。如同西方历史上的所有大征服者那样，他也曾怀有征服东方的梦想。当然，对中国抱有野心的欧洲大君主，不是仅有他一人。拿破仑最凶恶的敌人——英国，也梦想在神奇的中华帝国扎下根来，以便扬其天生做生意的本性。

1995年，我读了法国19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夏多布里昂的遗著《墓外回忆录》全书。从有关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勒拿岛的章节之中，透过一些段落，我发现这位法国皇帝流放期间身边曾有过中国仆人。于是，我又读了拿破仑放逐孤岛的陪伴者之一拉斯卡斯所写的《圣赫勒拿岛备忘录》。书中也言及岛上英国总督曾向拿破仑派去中国奴仆一事，我便摘录了有关叙述。我还翻阅了其他同样主题的著作，但其中对流落这个南大西洋小岛的华人奴隶似乎没有更多、更具体的记载。

鉴于这一情况，寻求法中两国此时直接连接的夙愿引导我落实一个计划，即构想拿破仑与中国人的相遇与对话。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身为英国人阶下囚，而华人则是英国殖民者的奴隶。拿破仑法国被英国及盟军打垮，而大清帝国则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门户。通过法国战败皇帝和中国皇帝的子民在圣赫勒拿岛的关系，我想显示中法两国在患难与共之中相互接近，彼此同情。

若按历史事实，拿破仑代表法兰西，而其华人仆从却并非直接来自中国。他们都是英国舰队强行抓来充当苦力流放孤岛的可怜之



代

序

致
中
国
读
者

3

人。而我意欲描写的历史对象之间的地位悬殊何其之大，必然导致法中两个帝国间很难建立平衡的对话。为使这一对话能够平衡地展开，我觉得有必要塑造一个较有分量的人物，赋予岛上华人奴仆中的一个以真切的命运。我刻意塑造的这一人物，就是将其当作乾隆皇帝的遗子；众所周知，乾隆大帝有许多非婚子女。

19世纪初叶，英国人图谋威胁入侵中国并非徒劳。因而，我设想乾隆继承者嘉庆皇帝密派这位私生兄弟前往西方，以探明这一威胁的程度及影响。

在我的心里，本书意在描绘中华帝国与西方开始建立不平等关系的纷乱时期，在一块小小的流亡之地上，法中两国最高层已开始了某种接触。

我曾希望本书能在1997年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之际发表。对于我来说，这旨在以个人方式为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屈辱的这段历史画上句号。同时，也许可在拿破仑身后替他向英国人象征性地报一箭之仇。他与英国人完全不同，十分喜欢圣赫勒拿岛上的华人。

勒内·韩
2007年3月于巴黎



目 录

致中国读者（代序） / 1

第一章 西渡归来盼召见 幽居茅屋诉衷肠 / 1

第二章 父子巧遇不相识 师生初议朝中事 / 8

第三章 朝贡争观怪洋夷 宫前约会轿中人 / 21

第四章 窘迫不已吐心声 淑女掀帘露丽质 / 33

第五章 与师傅谈论夷务 斥英使拒行跪礼 / 36

第六章 欲就婚事求恩准 更恨英使生事端 / 49

第七章 神甫登门传旨意 缓婚潜心学夷语 / 56

第八章 乾隆驾崩幻想灭 额娘领养小香云 / 64

第九章 受嘉庆书房召见 奉密旨出使西洋 / 76

第十章 偕女同行抵广州 冒险登上玛丽号 / 85

第十一章 首航诸海长见识 香云险些遭强暴 / 100

第十二章 惨遭水手赶下船 落难圣岛为奴仆 / 114

第十三章 同为天涯沦落人 相依互慰度苦难 / 127

第十四章 英舰押来大战犯 本人被派当仆役 / 140

第十五章 专为长林楼背水 误入波拿巴卧室 / 152

第十六章 囚徒原是法皇帝 英使求见为哪般 / 164

- 第十七章 父女背水苦中乐 皇帝卧病去护理 / 180
第十八章 陛下垂危好堪忧 守夜亲近吐身世 / 195
第十九章 不怕当局找麻烦 甘为君王送寿终 / 211
第二十章 山泉边长年守陵 女儿信催人泪下 / 222
第二十一章 满含辛酸归故里 法皇告诫当警世 / 235

附录

拿破仑一世遗嘱（摘译） / 242

圣岛今昔与拿破仑 / 246

圣岛新游记 / 257

作者简介 / 266

译跋 / 268



第一章

西渡归来盼召见 幽居茅屋诉衷肠

热河。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

鄙人叫君昱，现年七十六岁。如今人老了，什么都已看破。凡无法预料之事，尤其对“那些池塘之上，那些山谷顶上，直至那无数星星之外”种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再总那么想入非非了……

不过，余一生之中那些最美好的年华，犹如暴风雨后的一角湛蓝的天，会时不时涌上心头。年轻时代，总有那么一股子呼风唤雨、作威作福的激情与狂热；一到成年，容易使人在假面具下走错路。而今，这些已不再使自己有所焕发，只能留下不寒而栗的记忆。同样，一度何其雄心勃勃，有时似乎心满意足，也曾为此把卑躬屈膝当作手段。我觉得，那不过是可悲的装腔作势罢了。因而，本人已经到了、应该到了悠然自得的岁数，与世无争，宠辱不惊，那么之超脱，重又那么天真无邪。

我很久以来就梦寐以求，想在热河丘陵山谷深处有一处隐匿幽静的院子。起初想法比较简单，一旦从公职生活退下来，自己可以怀着老年人崭新而轻松的心态、闲情逸致，重温孩童时代那种幼稚无知、快活无度的日子。

在这隐秘的地方，我希望自己尽量享受到一个脱离尘世的

老翁应有的最大乐趣。就是静静地、不停地望着时间不知不觉流逝，望着春夏秋冬不可抵挡地交替，望着大自然在悄悄地变化。

伫立竹竿搭成的披檐下，我久久地倾听着雨水哗哗落下的响声。在此时刻，不再想那世间任何心烦之事，只听晶莹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高挺的树叶上。接着，不禁看见许多叶片从大树枝头脱落，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落叶随风，一些被挡在树枝之间，多数则撒满泥泞污水上面，而有的竟掉在脚前那湿漉漉、亮晶晶的草堆上。

春雨的音符时而低沉，时而缓慢，时而明快，我非常喜欢听。但夏日暴雨的音符，时而飚急、时而沉闷，我更加爱听。每当瓢泼大雨之时，听那雨柱若隐若现地撞击大地的响声，又觉得宛如是高雅管弦乐难以仿奏的交响曲。

早在幻想联翩的年代，我就曾坚信这个过“世外桃源”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到来。我要怀着无所谓的态度，言及自己如何甘为大清国的尊严而效尽犬马之劳的生涯。对于这样的生涯，可以说不曾有过怀疑。

不过，随着岁月的无尽流逝，人世间谁也想不到将来究竟会如何。对那些蒙昧时代以来翻来覆去地描述帝国的预言家、占卜者和手相家，大家无须惹他们生气。所谓雄心雄志系天生，即认为皇室或达官贵人之家出身便理所当然大志大任，只不过痴心妄想而已。一旦变幻莫测的大风大浪突如其来，这种妄想必将一扫而光。

在我身上，任何可靠的保护已不复存在。自己深知，一切都枉然。就连所有梦想，哪怕最朴素不过的，如渴望有朝一日伫



立于矮小的竹屋门前，聆听雨声伴随时光流逝，都和最狂热的社会抱负一样“易折易脆”。

我这样身份的人，真配被委以重任嘛！鄙人不像那些被迫留辮子的汉族同胞，非经殿试考中才能担负要职不可。首先，我是满族血统，系两百多年来统治中华帝国的大清家族之一员，这可使我免去应试。其次，尽管本人身世从未公开，但清楚自己与“宫中那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然，我尚无任何法定权利，只是暗暗地希望、而且早就希望，“他”那么豁达不凡，一定会想到我的存在。

我久久地期待着……许多年来，一直满怀着无尽的幻想、希望和期待。可是，总那样地失望不已。

二十岁的时候，虚荣心曾经驱使我确信，希望即在眼前……然而，从未感到有何迹象。不过，思前想后，觉得“他”的沉默许是明智的：鉴于在下尚是一介白面书生，“人家”显然要等多少有点长进了，也许才会降旨“入宫”任职。于是，竭力劝勉自己，千万把好热情，尽量耐心等待。

我显得“一心只读圣贤书”，打发消磨时间。可是，对于迫切渴望行动的人，那些富有警世恒言而文句生僻的典籍，似乎平淡无味。人文先哲们的告诫，恕我直言，未免过于空洞，令人厌烦。被华夏奉为圣贤的学家经典，头天晚上暂时放下，次日必奋起攻读。我天天如此。有时在想，圣贤们之所以备受推崇，在于他们具有给人以启迪的价值。故而，我总持之以恒，清早起来埋头深读他们的天书般著作，以期从中得到启示。即使“宫中那人”久久对自己置之不理，一定要锻炼本身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坚忍性。可有时，不等上午过去，我就搁下书本，责怪古文家过分阐明那

老一套。像受某种念头诱导，跨出门槛，又朝皇宫殿宇楼台高墙那无尽头的台阶走去。直至被这种虚荣行动弄得疲惫不堪，才踉踉跄跄地回到我家小屋门口。

到了四十岁，“宫中那人”仍那样对我不闻不问。对明显事实抱有的最后幻想，就此归于破灭。既然遁词业已化为乌有，我最终变得清醒了：高高红墙那边，“人家”早已把我遗忘……对鄙人的存在，难道“人家”竟如此不屑一顾吗？

不过，皇上及王公们的性情谁能料到？幕后秘密策划的意图谁能猜透？当本人已从被虚荣心腐蚀不已的前半生中解脱出来，准备过一种平静无忧的新生活时，登基不久的皇帝却突然打破这一微弱的愿望，委臣以最为特殊、最想象不到的一个重任。无疑，可谓天朝平常皇子们从未肩负过的独特使命。

本来，风华正茂之时，本人所期望的只是担任普通公职。而今，新皇上何其果敢，令臣远离华夏，赴任西方蛮夷之地。此次秘密出使异域，期限原定两年，想不到一去，竟长达三十余载……当回归热河故里，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了；一个饱经流亡和奴役之苦的老朽，一个尚存一丝力气而期盼天子召见禀奏秘密出使的罪臣。

泱泱帝国的所有臣民皆知：中华永恒，治国之准绳与礼仪亦恒久不变。因而，一切绝不能更动。静水一潭，不能吹刮一丝波纹。凡已十全十美的东西，决不可更动之。这是祖宗和贤哲教诲得出的训示。罪臣长期在外，远涉重洋，但始终坚信：一切依然如故……

然而，秘密出使陌生异域三十年之久的微臣，当返回热河之时不禁发觉，帝国一成不变的秩序似乎有所更动……我才得知，



曾派奴才西渡的“人”，即乾隆大帝之子嘉庆皇帝已经逝世。我一回来就存有疑虑，先帝是否已将我们彼此的秘密带入陵墓。

怀疑来自“宫中”对臣那么置若罔闻。臣本来急切期待进宫，禀报出使西洋的详情。嘉庆继承者道光幽闭京师紫禁城。臣却一直等待新君能像先帝们那样夏天前来热河避暑。出于对大清国安危的考虑，臣急不可待地想见皇上，以便汇报嘉庆皇帝派臣秘赴西洋刺探军情的事宜。

但是，秋天到了，道光皇帝仍未前来……

仅听某些爱说别人坏话者传言，如今谁也不再贸然离开京城来热河了。时代变得何其难以预料，路途将有不测之风险。昔日皇家出行往返的快道，而今不再安全可靠了。有人窃窃私语，说二十多年前，嘉庆皇帝半路上曾遭雷电惊吓，宫中星相家随后上书继位的道光帝，劝阻莫到热河夏宫避暑。他们声称，那儿有凶兆！

最后……明白皇上不会很快就来，我于是决定约见避暑山庄“宫中”不在之时代行朝务的要臣，以说明自己的想法。一连数月，每日天明，我都等候在理政殿门前，请求拜见。可是，竟无人理会我。反倒有一群群太监斜眼望着我，甚至还尖笑着申斥我。这比昔日他们的那种病态嫉妒心有过之而无不及，仿佛任何当局再也管不了似的。糟糕的是，竟然还要承认他们鄙视、嘲讽我情有可原，简直是莫大侮辱！……这些古怪的家伙，佩戴着掩盖卑贱穷酸身份的饰物，对一个身穿破旧道袍、沉默寡言而模样可怜的老头子，岂能表示相信呢？自出使以来，要是大清皇位一直未更替，这群阴险的蠢货哪会想象得到，这个求见的穷汉一定乘坐金线绦子装饰的宫轿，掠过低头哈腰、夹道恭迎的宦官队伍而堂堂正正地进宫！

当初未能适时地完成使命，鄙人今日悔之晚矣。嘉庆皇帝若还在位，而臣若及时回国，那一切均会如愿以偿。首先，臣一返回，他会立即召见，聆听禀告。其次，臣向他汇报的情况，兴许对朝廷有用。对于遏制洋夷在天朝南海岸一带从事的罪恶图谋，这些情报很可能发挥作用。但是，实在遗憾啊，嘉庆皇帝驾崩前，臣未能回到热河。再说，也许皇上早就把臣忘了，或者以为臣已不在人世。他失去了耐心，臣可以体谅。三十余载，毕竟太长啊。何况，这是一位向来敏捷纳谏、果断理政的天子。

而今，新帝越来越不上朝，宫中权臣要仆乘此作威作福。日复一日，这伙人把老臣当可怜虫拒之门外。这般凌辱，臣实在受不了，倍感羞愧。

虽曾说过，自己梦想安度一个平静而超脱的晚年！可是，辛酸总与自己为伴。本人早已放弃任何倨傲之处，不再企求掩饰年事已高，记性已渐衰退。嗯！可恶的反常现象！甚至，曾想从这种痛苦之中吸取力量，敦促自己把作为个人回忆录式的故事写在亲切的纸上。

再见啦，老臣那间坐落在热河丘陵幽雅山坡上的小茅屋！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所吟唱的温馨环境，却将永远享受不到。诗云：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我已经这么老迈了，又这么疲惫不堪！

家不复存在了。我有预感，老母早已不在人世。当地无人告诉她的坟头在何处。多少个日子里，从早到晚，我四处寻找她的踪迹，可是一无所获。额娘不在了，而怀念遗迹荡然无存。我在



第一章

西渡归来盼召见
幽居茅屋诉衷肠

热河，举目无亲，从此一无所有了。

当然，也许不排除还有一个人，算是我过去最亲的了。如果她还活在世上，可能偶尔会想念我吧。可是，她已狠心与中华故土一刀两断，甘愿到世界另一端，苟且生活在异域那个岛国。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家原来那栋房子，显然毁坏坍塌了，而今空空如也。有人带着嘲讽口吻对我说，是它曾使皇家行宫那高高的红围墙变得奇丑无比。

于是，我只好隐居在一个破旧的小屋。大佛寺的和尚非常慈善，热情接待我。他们有时跟我说，人要经得住因果报应。故而，我该听天由命，注定命苦，就认了吧。尽管未学过多少宗教的东西，但我觉得无稽之谈的后面掩盖着许多逆来顺受，竭力鼓吹人类命运不可知论。暂且如此。我的确无法选择，那尽量听他们的说教。时候一到，我也许会更安详地死去……有谁知道呢？

总之，我已不想把自己的隐秘告诉任何人。再也不去冒遭受更多侮辱的风险。实在受够了！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热河无人不再记得君昱了。在乾隆大帝和嘉庆时代，他毕竟曾被平等视为幕后秘密的亲属和知己。他并非不倾其全部微薄之力报效国家，以慰藉自己饱受伤害的良心。

在欲驾鹤西去之前，对这个曾强使自己出使西洋而不幸蒙受奇耻大辱的使命，我要做个了断。本人有生之年尚能采取的最后一招，或许像帝国任何忠实臣仆那样，就是有义务把该办之事做到底；我要伏案挥毫，把亲身经历的这个奇特故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苍天在上，但愿有朝一日，这本传奇能落到统治天下的圣上手里。